

如是四十

李小娟

巴掌大的一间屋子，我转来转去收拾了一天。姑娘在写作业，免打扰模式自动开启。好多唠叨埋怨的话冲到嗓子眼又不得不咽回去。她这是像我了么？书本到处扔，衣服到处扔，玩了十年的毛绒玩具依旧遍地横行。

我这个样子，活脱脱就是当年外婆的样子。外婆住在大山深处的一眼窑洞里，进门是大炕，炕头连着灶台，再往深处有两个大洋灰箱子，一个囤粮食，一个囤衣物。转过来，有一大一小两口缸，大的囤水，小的囤土豆。此外再无其他。记忆里，外婆整天就在那窄窄的一条地上转过来转过去，转得我头晕。我在炕上靠着棉被看书，叫外婆上炕歇会儿，外婆总是说，你歇着，我还没收拾完。

那时不明白，现在体悟到了，家里永远没有收拾完的时候。一边打扫，一边想着做点什么好吃的给姑娘解解馋。

因为我没唠叨，姑娘乐得跟我分享一下她的快乐。她说，她的作文得了五分，老师圈了“读”字。我便乘势给她鼓一把劲，说，只要你努力，将来一定能追上你老妈。

追你？你有多能耐呀？我肯定能比你写得好。切。姑娘撇了嘴，白眼一翻一翻的，满是不屑。

我也懒得跟她辩。她这个样子，跟我小时候一样，心比天高。

40岁，我来到了人生的分水岭。

前些天，在菜市场偶遇小学同学，她说，明年城北的房子交了钥匙，就给儿子办婚事，这辈子最大的任务，她就要完成了。结婚这件事，我比她晚了整整十年，她的儿子已经成年，我的毛丫头还牢牢黏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。听了她的话，发自内心地，我在羡慕她了。若是几年前，这些事我一定不会上心，近来，我发现自己对这类的俗事越来越有兴味了。一个人，沿着前人的轨迹跋涉而来，每一个转弯，都有一个妙不可言的仪式，那是生命的庄严，无论多么卑微，都是我们活过的见证。

年少的时候，不懂得宇宙洪荒，自以为时间洪荒。像电影里刚生了蛋的恐龙悠闲地看向夕阳，像孙悟空翻着筋斗云手搭凉棚一个瞭

望，只望着远方的日子，回想起来，不似在人间。时间滴答走过，当眼看着一个个孩子成长起来，看着他们俯下身子喊你阿姨，你突然明白时间像海潮一样在他们身上雄起，同时也正阒然在你身上回落。那时间突然有了重量。

今年年初，白头发开始出来捣乱，于是万分怀念那无一杂色的黑发；年轻时不喜欢化妆，现在呢，哪怕素脸上点个鲜艳的红唇，也感觉颇为生动。

所有读过的书，所有走过的路都会徐徐变成一种气质，植入人的性格，像洋葱一样一层层叠加，那气质在肌理中，在汁液里，芳香扑鼻；也像经秋的果实，一次次在酷热中灌浆变得饱满，那才是真的美。

我这样告诉我的小姑娘，生命难免落入俗套，但获得和幸福会让人变得美好。今年参加了两个闺蜜儿子的婚礼，我喜欢这两个做了婆婆的人穿着大红旗袍的样子，她们站在舞台中央，就像红彤彤的高粱穗子，那是她们最美的丰收的时刻。

我还参加了一位同学的葬礼。她跟我同年，与病魔抗争八年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手术后她一直在学校的图书馆上班，我是她儿子的英语老师。八年间，看着她的儿子从一个瘦瘦小小的孩童长成了一个高大挺拔的少年。这时间的分量啊，她最是清楚了。

40岁，人生步入中年。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老。20岁时觉得40岁是很老的一个年纪，现在看，依然还算年轻。时间的玄妙在于它会改变人的眼光，就像爬山，眼望着一座山头觉得很高，当你真正把它踏在脚下时，你会漫不经心地说，也就这样，不算高吧。

古人有四十不惑之说，对我而言，说四十不硬似乎更为妥帖。每遇伤怀之事，总能触及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。爱和慈，越来越没了界线。

站在人生的中游，回头望，光阴折叠，惟往事历历；向前看，茶马古道，前人早已写就。我自己正一手搀着老人，一手领着孩子，弓着身默默朝前走。

此后今生，只问生命，不问光阴。

和世界交手的第十七年

刘睿宁

17岁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，过成人前的最后一个生日，是影视剧里青春的代名词。

我的17岁，没有电影里那么轰轰烈烈，只是在稀松平常的一天，17岁就招呼也不打地来了。

16岁时我希望自己新的一岁自由、勇敢且坚定。过去的一岁，我记录了无数难忘的时刻：在学校里遇到的初雪，研学路上的倾盆大雨，电影院里流下的泪水，运动会上闪电一般的身影，和爸妈敞开心扉的夜晚，向老师寻求帮助的课间，感到挫败嚎啕大哭的周末，耳机里循环播放的歌，山顶上的烧烤，图书馆早起排的长队，放学路上和好友的欢声笑语……

过去的一年里我有过迷茫、慌张、不知所措的日子，也有坚定、勇敢、努力奋进的时刻。慢慢地，我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不足，也大方接受他人的夸赞，我明白分别在所难免，所以也更加珍惜当下，我逐渐清楚自己的定位，也坚定自己的目标。

十几岁，每一次感叹总有种“为赋新词强

说愁”的勉强，但也都是自己和这个世界交手时最真实的感受，所以亲爱的自己，不必纠结，就认真地感受，做自己就好。

每一年在蜡烛前双手合十的十几秒里，第一个愿望永远是希望自己和身边的人健康平安，今年依旧如此。不过，17岁的愿望里还有一个，希望自己考上理想的学校！

过去的16年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很多人，感受到世界的灿烂盛大。未来还有很久，我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。想到一句歌词“一年一年又一年，飞逝仅在一转眼”。希望17岁的自己更勇敢，因为很多时候“敢”比“会”更重要，希望自己敢于尝试，敢于拼搏，敢于表达，敢于做自己。别紧张，也别慌张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与时区，时间和我都会不断往前走，踏实一点，努力一点，也从容一点，我永远明媚灿烂，永远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。

就先写到这里吧！祝亲爱的开心，和世界交手的第17年，我将依然真诚，热烈，毫无保留地爱你。

吸引我注意的是一片白。没有阳光却仍然洁白、闪亮。

这是我对门的秦阿姨，她显然有三四个月没染发了，一头白发在凉亭里的这一群老人中显得异常醒目。

我悄悄叹了口气，走向凉亭。

我相信时间会让她学会自处，学会享受日子，尽管是一个人。

我承认我羡慕秦阿姨，高干退休，老伴勤快，儿子争气，衣服又好看又高档，生活情趣又健康又高雅。70岁的年纪，50岁的外表，少女的笑容，孩子般的内心。

在家庭的象牙塔里，她过得单纯又幸福。她有无数个昵称，没关紧的门缝经常泄露她的甜蜜与傲娇。“臭鸟，起床！”“管家婆，我的袜子呢？”“宝贝，别生气了！”天哪！我对门住的到底是老两口还是小两口啊？电梯里碰见时，听到老伴叫她领导、首长，呵呵，私下里还不知有多少腻歪的爱称呢。想想自己才40多岁却早已不瘟不火的婚姻，扎心啊！

盈盈一水间

王海燕

谁知她的老伴从发病到走仅一年的时间。完全没有预料的秦阿姨半年了还没有接受现实。她不想跟儿子去深圳，怕老伴回来找不着她。

我既是受邻居所托，也是内心不忍。再者，自从女儿上私立学校后，我自觉归到空巢老人一类，了解他们也是关注自己啊！有空时我常去和秦阿姨坐一坐，一起做做饭。秦阿姨是中专毕业，喜欢看书。慢慢地，她开始给我讲庄子的鼓盆而歌，讲杨绛的通透，讲人生遵循能量守恒定律，后来她迷恋上了佛经。她说下一世她还要嫁给老伴。

活着就是一场修行，但咱要漂漂亮亮地活着。

我走过去轻轻地跟秦阿姨说，咱回家吧。

我告诉她，我们这里有一种说法，人去世后是倒着长的。活着的人越来越老，那个世界的人越来越年轻。你和以前一样漂漂亮亮，老伴就能从人群中一眼找到你。

按开电梯门时，四楼的刘奶奶走出来，和我俩说话间，她的老伴也从楼梯间走出来。“人家连电梯也等不上，你看看，还不是我快？”老伴瞪了她一眼，扭头走了。我们都笑了。这对老夫妻，睡觉一人一间房，在凉亭从不坐在一起，甚至从不说话，散步永远一前一后……真正过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秦阿姨看着我，缓慢地、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也许，不说话，才是最好的状态。爱不倾斜，人生才平衡。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。”

送秦阿姨到家里，我看到茶几上展着《古诗十九首》：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

心不由地缩了一下，我默默祈祷，但愿阿姨每晚都是晴空星朗，斯人入梦！



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